



插图典藏版

双筒望远镜

8 水的传说

孟宪明 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海燕出版社

插图典藏版

双箭望远镜

● 水的传说

孟宪明 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的传说 / 孟宪明 .—郑州 : 海燕出版社 ,
2014.10

(双筒望远镜 : 插图典藏版 ; 8)
ISBN 978-7-5350-5880-5

I . ①水… II . ①孟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－长篇小说－
中国－当代 IV 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5759 号

选题策划：张桂枝 房 平

责任编辑：常兆彪 王丽丽

责任校对：李培勇

责任印制：邢宏洲

责任发行：贾伍民

整体设计：彭宏宇

出版发行：海燕出版社
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(450008)

经 销：河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6 开 (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)

印 张：16 印张

字 数：320 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目录

MULU



两只啄木鸟 / 001

三封鸡毛信 / 049

水的传说 / 115

礼物 / 175

附 小朋友推荐给我的作品 / 247



两只啄木鸟

一

孩子有天生的表演才能。

孩子有天生的游戏才能。

这两种天生的才能加在一起，就是表演游戏，或者说是游戏表演。丁咚小时候一个人在屋里玩，就被自己表演的角色打了一个跟头，摔得满鼻子流血。“你打我干什么？”“你也打我了！”“好，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！嗨——”丁咚一拳向虚空中的对手打去。“我也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！嗨——”丁咚又成了自己的对手。“嗨——嗨嗨嗨嗨！”“啊——”“嗨——嗨嗨嗨嗨！”“啊——”丁咚既是自己又是自己的对手。就这，还不能满足强烈的表现欲，他干脆又加上了一个劝架人，这当然还是丁咚充



任。“别打了别打了，再打鼻子就流血了！”劝架人好像知道后边的结果似的。“嗨——嗨嗨嗨嗨！”“啊——”“嗨——嗨嗨嗨嗨！”“啊——”丁咚和丁咚的对手都不愿停。在这混乱而激烈的打斗中，不知是丁咚还是丁咚的对手，抑或是那个可恼而善良的劝架者——其实，不管是丁咚还是丁咚的对手还是劝架人都一样——忽然被打倒了，“啪”的一声摔倒在椅子角上，丁咚的鼻子就流血了。不知伤着了哪一根神经，这导致丁咚的鼻子有一段老是流血，又导致妈妈不让他跟同学们参加郊游，让他在家吃“糖醋鱼”。

牛正威胆大，牛正威的游戏也胆大。他老是拿着一把塑料宝剑，嘴里莫名其妙地喊着：“蓝鬼站住！蓝鬼你站住！”从床上跳到椅子上，再从椅子上跳上窗户，然后忽地跃下来，嘴里叫着：“我不是蓝鬼，你是蓝鬼！”追得满头大汗，煞有介事。有一次妈妈生病在家，牛正威忽然又玩起捉蓝鬼的游戏，一个人在屋子里弄得桌椅不宁。妈妈害怕了，真以为他们家有什么邪气入侵，吓得两天都睡不安宁。

鲁科、鲁赛的游戏更多。室外做，室内做，就是两人睡在床上，也要做一阵游戏才能入睡。有一次两个家伙爬到爸爸妈妈床上扮演爸爸妈妈生孩子，也就是生他们两个吧！两人顶了个床单，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，当时正是夏天，两个家伙把自己盖进去半天，都热得浑身大汗，险些中暑。

“课件”之后，鲁科、鲁赛和丁咚、牛正威真的迷上了拍电



视。街角、草坪、滨河公园，都是他们打斗的战场。一会儿你死，一会儿他死，几天下来，每个人都死了好多回。真叫玩得开心，死得痛快。

今天又是周日，几个人一早就来到滨河公园的假山上，他们要表演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战争。

“丁咚、牛正威，你们两个现在是外星人，我是地球人，兼导演……”鲁赛站在山尖上，头戴玩具头盔，一手拿着望远镜，一手舞着手中的棍子。

“鲁科呢？鲁科做什么？”丁咚问。丁咚戴了一个长舌塑料太阳帽，一手拿着自己的玩具望远镜，一手拿一把塑料长剑。

“鲁科是制片人、出品人、代理人、总经理、老板。”鲁赛毫不吝啬地把大量头衔往鲁科身上加，随后对着鲁科又喊：“鲁科，把摄像机给我！”

“让鲁科当导演吧！”牛正威说，“你既当演员又当导演，我们外星人准得一败涂地！”牛正威脖子上挂着他的俄罗斯望远镜，手里拿一顶摩托车头盔。两件家伙都不轻，牛正威脸上已经有汗。

“就是，让鲁科当导演！”丁咚这一回不听鲁赛的了。

“哈哈，既然你们选鲁科做导演，那我就只能当明星了！”鲁赛笑了。

“鲁科，”鲁科举起手中的“掌中宝”摄像机做个自我亮相，“导演兼摄像。上次的导演没玩过瘾，现在我们接着玩。我们要拍



摄一部一百集的电视连续剧，让我们的丁演员、牛演员、鲁演员都成明星……”

“三百集吧，集数越多我们明星的派头越大。等我成大名了，我就有很多钱了，到那时候，我请全世界的人吃饭！”丁咚喊。

“别吹牛了，还请全世界的人吃饭呢！请全世界人民一起跟着你吃烩面？”牛正威瞪着他。

“哎呀老牛，你简直像钻到我肚子里一样！”丁咚得意洋洋。

“三块钱一碗的烩面，五个人一碟两块二毛钱的小菜……”牛正威继续嘲讽他。

“对对对对，你以为那是好请的？全世界一共六十亿人，三六一百八十亿，再加上五个人一碟小菜……哎呀，不是大明星还真请不起呢！”丁咚牛气哄哄地嚷着。

“好吧丁咚，那就一千集！哈哈，大明星丁咚，丁咚大明星，过瘾了吧？”鲁赛喊。

“哎呀，你还真别说，有点儿感觉了！”丁咚兴奋起来，“我们的电视剧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叫《魔法大战》怎么样？”鲁赛舞着手里的棍子。

“《魔法大战》好，也就是说，每战必有魔法。好！”牛正威喊着，从草地上抓起土来往空中一撒，以此象征魔法。“我是外星人的队长，队员是丁咚。”牛正威张狂地比画着，举起脖子里的望远镜望了一下，又弯腰从草地上抓起一把土，往天上一撒。“魔



法——”他叫着。

“我是副队长。”丁咚说，“牛正威是队长，我是副队长！大明星副队长！”

“队员。”牛正威坚持，“队长没兵能行？”

“我是副队长兼队员，行了吧？”丁咚坚持着。

“不行。”牛正威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你只能是队员，兼副队长！”

“好吧好吧，队员兼副队长就队员兼副队长，反正是演戏。”丁咚自我安慰着，“我的台词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没有台词。”鲁赛大声说，“意思是这样，外星人在太空中飘游……”

“鲁赛，我不当外星人了！让我当地球人吧。整天在半空中飘游着，我心里害怕。”丁咚喊着。

“这是演戏，你害怕什么？害怕，你下去吧！”牛正威熊他。

“算了算了，外星人就外星人吧，反正我站在地上呢，怕什么！”丁咚小声咕哝着。





“……外星人在太空中飘游，忽然发现了地球，就想来看看，反正想到哪儿就到哪儿。最后是地球人和外星人和好了或者打仗了。反正怎么好玩儿怎么拍。”

鲁科手拿“掌中宝”大声喊：“都听我的！都听我的！第一个镜头，外星人在空中看见地球；第二个镜头，地球人也发现了外星人；第三，外星人……外星人……”

“外星人施魔法降落在大森林里，要烧毁森林。”牛正威不耐烦地叫着，“开始吧开始吧！”

“开始！”鲁科喊。

鲁赛和牛正威连忙戴好头盔，丁咚则扶了扶自己的长舌太阳帽，然后每人拿着自己的武器。牛正威手中没有，他往四周瞅了瞅，旁边正好有一根断树枝，便弯腰捡了，恣意挥舞着。

牛正威和丁咚爬上假山，那里象征太空。丁咚举起望远镜往下方一看，立即兴奋起来：“报告队长，那就是我发现的蓝色星球——会旋转的地球。”

“放肆！怎么是你发现的地球？我早就知道太阳系里有一个地球。”牛正威装模作样，“那个旋转的小球上都有什么？”

“你不是知道吗？还问我！”丁咚嘟哝了一句，立即大声回答，“有一种小小的动物，他们数量很多，他们在……”

“哎呀，这样这样，”鲁科来了灵感，伸手阻止大家，“这样说：‘他们在大大小小的水泥池子里出出进进，在红红绿绿的钢铁



壳壳里来来往往……’”

“好极了！棒极了！”鲁赛向鲁科伸出拇指，喊着，“快点儿快点儿！”

“报告队长，他们在大大小小的钢铁壳壳里出进，”丁咚努力回忆着台词，“在红红绿绿的水泥……水泥池子里来来往往……”丁咚说完，又真诚地赞美着：“这词儿真不错！”

“还不错呢，全错完了！”牛正威说他。

“哈哈——哈哈——”孩子们全笑了。

丁咚也发现说错了，重新说了一遍。

“他们平时吃什么？”“队长”又问。

“除了自身以外，他们什么都吃。”

“啊，看来我得小心我的头盔了。下落！”“队长”说完，也拿起望远镜往下看。

“停！”鲁科一声喊，“该拍地球人了。”

鲁赛举起望远镜往天上看：“我怎么看着像一粒小小的蚕屎啊？不好，飞船！他们在降落！”鲁赛说着，立即拢手在耳，做出通话的样子：“喂喂，请问你们是哪个星球的？你们是哪个星球的？”

“不理他，快施魔法，我们到那边的森林里，那里太美了！”“队长”一指，“队员”和“队长”各对着镜头撒了一把土，连忙跳下假山往旁边的小树林跑去。



鲁赛抓住旁边的一棵小树摇了两下，嘴里喊着：“扫除妖物！快追！保卫地球！”跟着追下去。

两个“外星人”跑到树林边，就听“队长”高声大叫：“烧掉它！给我烧掉它！”

“烧掉？”“队员”迟疑片刻。

“太美了！真是太美了！我命令，烧掉它！现在就烧！”牛正威一脸怪相，手指着树林又叫。

“不能烧！”鲁赛跑过来，用手中的棍子挡住丁咚。

“就要烧！快点火！”牛正威喊，“我们外星人要玩儿就玩儿大的，烧完这片森林，再烧那条河流！”

“停，停！”导演大叫，“牛正威，你们为什么要烧森林？”

“因为太爱了。”

“太爱了更不能烧！”导演又说。

“外星人嘛！地球人喜欢什么他们破坏什么。要不，为什么人家是外星人？”牛正威解释。

“也可以，也可以。”鲁赛说，“外星人为什么失去家园到处漂泊呢？就因为他们毁灭了自己的星球……”

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一看见美丽的地球，只能更爱，怎么一张口就说烧毁呢？”鲁科不同意。

“可能他们在长期的漂泊中得了心理病，越是爱得深，越是毁得快。”牛正威说。



“有道理呀，不行了再拍嘛！”丁咚不耐烦地争论，“赶快赶快，赶快拍吧！‘好，队长，副队长立即放火！’”丁咚做出放火的样子。

“不能烧！你们外星人得了病，需要进我们的心理医院！”鲁赛大声喊。

“就要烧，你们地球人才该进心理医院呢！战斗——”牛正威发出号召。

“战斗——”丁咚响应着，用手中的塑料剑对准鲁赛。

“战斗就战斗！”鲁赛戴好头盔，挥起手中的棍子。

“停！”导演说戏，“你们先这样慢打，让我拍几个面部特写。然后再加速快打，这样看上去速度有变化。”

“好！”演员们认真地应着，又装模作样地大打起来。

鲁科先拍了鲁赛的眼睛，又拍了他的鼻子，然后转过身拍牛正威的头盔。丁咚等不及了，高声叫着：“也给我来个特写！”一挥剑向鲁赛刺去。

鲁赛正注意牛正威，猛看见丁咚的剑杀过来，连忙向后一退，同时挥起了手中的棍子。“保卫地球！”他喊着。“啪”的一声，一个东西应声落地。

“哎哟！干什么你们？！”

鲁赛一转身，才发现他这一棍正击到一个过路的平头青年手里的筐子上。



筐子倾覆，两只鸟从筐中摔出。

“找死吗？长没长眼？”这青年和他的同伴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，连忙蹲下去到地上捡鸟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鲁赛摘下头盔向他们道歉。

“对不起？摔死了你们赔得起吗？”长头发青年看着他们，把两只小鸟一只一只地在手中托托，试试它们是不是摔出了什么问题。

鲁科好奇地把镜头对准正捡鸟的两个青年。

“我们正在保卫地球，摔死一只鸟算什么？”牛正威用剑指了指对方。

“什么？”平头不满地看牛正威一眼。

“叔叔，这是什么鸟？挺漂亮的！”丁咚问。

“什么鸟？啄木鸟知道吗？你看嘴多长，驯好了能看家，叭、叭、叭、叭，专啄陌生人的眼睛！”平头说过，拉起长头发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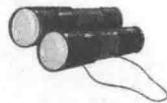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们是驯的还是卖的？”丁咚又问。

“卖，你要吗？”平头停住脚，看着丁咚，“长得好看。瞧，头上一撮长毛，飞起来像一把扇子。还会啄眼睛！”

丁咚摇着头后退一步，说：“你留着自己用吧！嘿嘿嘿。”
丁咚为自己的幽默得意。

“下一场，导演，下一场该拍什么了？”牛正威问。

两个青年奇怪地回头看他们一眼。



鲁科收住摄像机，小声说：“啄木鸟好像是国家级保护动物。”

“保护动物？哎，我们买回来算了？”牛正威说。

“对对，我还有四块三毛钱呢！”丁咚昂着头。

“哎，卖鸟的！”牛正威张口就喊，被鲁赛一把捂住嘴。

“这样，”鲁赛看着鲁科，“我和牛正威跟着他们，你和丁咚回去看看书。要是保护动物，我们坚决把它们救回来，要不是……”

牛正威急接：“不是也买回来，放掉！”

“不是保护动物，可以买回来；要是保护动物，坚决买回来！”鲁科用总结的口气说。

“对对。”牛正威应。

“那电视剧还演不演？”丁咚问。

“演，演！怎么不演？边演边救嘛！就拍外星人和地球人一起救啄木鸟！”鲁赛兴致很高。

“对对，边演边救。外星人和地球人先打后和解了。”丁咚比画着，“有一部分地球人要害啄木鸟，有一部分地球人要救啄木鸟，双方开始争斗。外星人开始不理解，后来，他们渐渐地理解了，就帮助后一部分地球人救起啄木鸟来……”

“长进了！丁咚，当起编剧来了！”牛正威取笑他。

“瞎编瞎编，现在这编剧还不都是瞎编！”丁咚更得意。



“哈哈——哈哈——”伙伴们都让丁咚逗笑了。

2

他们一分两班。鲁赛和牛正威去追卖鸟人，鲁科和丁咚回家查看野生动物保护法，看啄木鸟究竟是不是保护动物。

这是一个专门进行宠物交易的市场，临河一摆一二里长。北边是狗市。说是狗市，其实动物类的猫、兔、龟、松鼠，都在此处交易。南边是鸟市，鸽子、鹌鹑、画眉、百灵，只要是长翅膀的，似乎都在这里买卖。鲁赛和牛正威戴着头盔提着棍子一口气撵到市场。“往哪儿去？”鲁赛停住脚，南北看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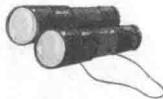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知道，”牛正威抬手一指，“往南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鲁赛问。

“南边是鸟市。既然他们想卖啄木鸟，不到鸟市到哪儿卖？”牛正威姑姑的皮皮就是在这个市场上买的，那时还不懂，在南边的鸟市上转了好久，还一直纳闷儿宠物市场怎么会没有狗！

两人追到鸟市。

哇，真是鸟市啊！树杈上，木架上，到处挂的都是鸟笼子。百灵啁啾，画眉婉转。大鼻子信鸽瞪着玉石般晶亮的眼睛看看这边，看看那边，一点儿也不怕人。鹌鹑在笼子里撞来撞去，一副痛不欲生、伺机“越狱”的样子。“放屁，放屁，你真是放屁！”人们哄地大笑。两人一扭脸，是只翠绿色的鹦鹉！它在笼中胸有成



竹地走了两步，忽地又仰起头。“快看快看，鲁赛，它又要骂人了！”牛正威大声喊。“你真是放屁！”人们哄地又笑。“你真是放屁！”牛正威站下来，大声和它对骂。“走吧，快走吧！晚了他就卖了！”鲁赛拉住牛正威。“哈哈哈哈！”鹦鹉竟笑得惟妙惟肖，接着它便说了一大串似是而非的话语：“败了败了，放屁果得白了！”牛正威又站下来。“走吧！”鲁赛拉着他。两人在市场上转了几个弯子，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那两个卖鸟的年轻人。

鲁赛和牛正威连忙走上去。

一个六十多岁的白头发老头儿正和他们讲价。长头发又向他吹嘘“可以看家、啄眼睛”之类的浑话了，老人毫不客气地批评着他们：“别瞎吹了。我这个年纪的人还不知道啄木鸟是干什么的！啄木鸟就是啄木的，它是树的医生，怎么驯也不会看家。它要是专啄陌生人的眼睛，你们今天还能大睁两眼拿到这儿！”

“您老说不会，那就不会。”长头发很知趣。

“一只多少钱？说吧。”老人又问。

平头往四周看了看，说：“您也看了，鸟市上独此一份，我们也不乱要价，二十元一只行吧？”

“嘿嘿，太高……”老人丢下一句话，走了。

“哎哎，您说多少，您老开个价呀！”长头发追上他。

“要我开价，顶多，五块钱一只。”老人停住脚。

“哎！”长头发火烧了一般喊，“至少得十五块！你看人家这